
日本参议院选举与修宪走势分析

张伯玉

内容提要：继 2014 年 12 月日本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公明两执政党控制众议院 2/3 以上绝对多数议席后，在第 24 届参议院定期选举中，以自民、公明两党为核心，包括“大阪维新会”“重视日本之心”在内的“修宪势力”赢得参议院 2/3 以上绝对多数议席。参议院选举后，修改宪法这一课题被提上日本国家的政治日程，安倍任内完成修宪课题的最佳时期到 2019 年 7 月。第九条被修改的可能性低。最终形成的“修宪方案”或是以追加“紧急事态”等新条款为主的“微修改案”，其实质是“试修宪”或“技术性修宪”，即以绕开“核心议题”（宪法第九条）从“界外地带”突破——给宪法“追加”容易得到舆论和国民理解的新条款的方式，达到“修改了宪法”的目的。安倍任内完成这种“试修宪”或“技术性修宪”程度的修宪是可能的。

关键词：第 24 届参议院选举 修宪 宪法第九条 安倍修宪目标 微修改案

作者简介：张伯玉，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7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 (2016) 05-0019-25

2016 年 7 月 10 日，日本举行第 24 届参议院定期选举。自民党在安倍晋三总裁的领导下赢得国政选举“四连胜”。自民党自 1989 年以来时隔 27 年之久再度单独控制参议院过半数议席，以自民、公明两党为核心的“修宪势力”控制参议院 2/3 以上绝对多数议席，修改宪法成为日本国家政治的现实课题。

一、参议院选举后各党派势力的变化

日本参议院议席总数为 242 席，每隔三年改选半数即 121 席，其中选举区选出 73 人、比例代表选出 48 人。参议院选举区，主要有二人区（选区定数为二人，每三年改选半数即一人，以下以此类推）、四人区、六人区、八人区、12 人区。此次参议院选举，选举区定数调整后出现十增十减的变化。北

海道、东京都、爱知县、兵库县、福冈县五个选举区定数各增加二人；宫城县、新潟县、长野县选举区定数各减少二人；鸟取县与岛根县、德岛县与高知县合并选区定数各减少二人。选举区定数调整后，改选一个议席的选区（即所谓“一人区”）有 32 个；改选两个议席的选区有四个，分别是茨城县、静冈县、京都府、广岛县选举区；改选三个议席的选区有五个，分别是北海道、埼玉县、千叶县、兵库县、福冈县选举区；改选四个议席的选区有三个，分别是神奈川县、大阪府、爱知县选举区；改选六个议席的选区有一个，即东京都选举区。

日本参议院议员选举分为选举区选举和比例代表选举。选举区选举涉及两种选举制度，即小选举区制和中选举区制。实行小选举区制的是改选一人的选区，即每个选区选出一名民意代表，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当选。此次参议院选举改选一人的选区增至 32 个。实行中选举区制的是分别改选两人、三人、四人和六人的选区，改选议席数总计 41 个，改选定数内以候选人所获选票多少为序决定当选者。

比例代表选举制是在 1983 年参议院选举时导入的。48 个比例代表是通过比例代表选举制，根据政党所获选票按比例分配议席产生的。只有提出比例代表候选人名簿的政党或政治团体，才能参加比例代表选举。1983 年至 1998 年采用的是拘束名簿式比例代表制，即政党事先决定比例代表候选人当选顺序，选民给提出候选人名簿的政党或政治团体投票。2001 年参议院选举采用非拘束名簿式比例代表制，政党或政治团体提出比例代表候选人名簿，选民在选举时可以投两张选票，一张投给政党或政治团体（政党票），一张投给比例代表候选人（个人票），政党以比例代表候选人所获选票多少决定其当选顺序。政党所获选票是“政党票”和“个人票”之和，各政党根据所获选票按比例分配 48 个比例代表议席。

2016 年 7 月 11 日凌晨，121 个改选议席结果确定。各党派所获改选议席分别为：自民党 56 席（选举区 37、比例代表 19）^①，所获选票 2011 万余张（比例代表，下同），得票率为 35.91%；民进党 32 席（选举区 21、比例代表 11），所获选票 1175 万余张，得票率 20.98%，超过了 2013 年参议院选举（713 万余张），却不及 2010 年参议院选举（1845 万余张）；公明党 14 席（选

^① 其中包括一位选后追加公认的参议员中西健治。中西以无党派身份在神奈川选举区参加竞选并当选。

举区7、比例代表7)，所获选票757万余张，得票率13.52%；大阪维新会7席（选举区3、比例代表4），所获选票515万余张，得票率9.20%；日本共产党6席（选举区1、比例代表5），所获选票601万余张，得票率10.74%；社民党比例代表确保1席，所获选票153万余张，得票率2.74%；生活党比例代表确保1席，所获选票106万余张，得票率1.91%；无党派4席（选举区）。‘重视日本之心’和新党改革未能获得议席 ‘重视日本之心’获73万余张选票，得票率为1.31%；新党改革获58万余张选票，得票率1.04%。^①

此次参议院选举投票率为参议院投票史上第四低。选举区投票率为54.70%，与2013年参议院选举相比提高了2.09个百分点；比例代表投票率为54.69%，同比提升了2.08个百分点。^②

（一）自民党时隔27年再度单独控制参议院过半数议席

2016年7月12日，非改选无党派参议员平野达男^③向自民党提出入党申请，7月23日自民党岩手县支部联合会批准其加入。此次参议院选举后，自民党所获改选议席加非改选议席（65席）、再加上平野参议员入党，参议院议席总数为122席，恰好控制参议院过半数议席。自民党自1989年7月选举失去单独控制参议院过半数议席以来，时隔27年再度恢复单独控制参议院过半数议席。

与赢得“历史性胜利”^④的2013年参议院选举相比，自民党所获改选议席总数低于该届参议院选举。但是，比例代表议席增加一席，比例代表所获选票增加165万余张，得票率提高1.23个百分点。^⑤自民党自2001年参议院选举以来，时隔15年所获选票再次超过2000万张。

① 「第24回参议院议员通常选挙结果调」、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4_30170.pdf [2016-09-01]。

② 同上。

③ 平野达男是前民主党岩手县选举区选出的参议员、民主党政权时期曾任复兴防灾相。在2013年7月参议院选举时，在岩手县选举区以无党派身份参加竞选并当选。2015年，一度表示接受自民党的支持参加岩手县知事选举，后宣布放弃竞选。

④ 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在2016年7月10日参议院选举结束后的记者会上，称2013年参议院选举为“历史性胜利”。

⑤ 2013年参议院选举，自民党所获改选议席为65席、选票1846万余张，得票率为34.68%。

（二）“修宪势力”控制参议院 2/3 以上议席

所谓“修宪势力”，主要是指自民党、公明党^①、大阪维新会 and “重视日本之心”四个党派，以及赞成修宪的无党派参议员。“修宪势力”非改选议席是 88 席，其中自民党 65 席、公明党 11 席、大阪维新会 5 席、“重视日本之心”3 席，无党派等 4 席^②。参议院选举后，“修宪势力”赢得 77 个改选议席（自民党 56 席、公明党 14 席、大阪维新会 7 席），加上非改选议席以及非改选参议员平野达男，议席总数为 166 席，控制参议院 2/3（162 席）以上议席。参议院具备启动修宪程序的必要条件。

（三）“反修宪”势力未能阻止“修宪势力”控制参议院 2/3 议席

在此次参议院选举中，民进党^③、日本共产党、生活党、民社党这四个在野党在 32 个一人区实施被称为“在野党共斗”的选举联合战术。四党协调一致，共同迎战自民党的选举合作产生了超过各方预期的效果：在 32 个一人区赢得 11 个议席，其中民进党 7 席，无党派 4 席。尤其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使两位现职阁僚在福岛和冲绳选举区落选。与 2013 年参议院选举相比，四党联合的选举战术效果显著。在 2013 年参议院选举中，各自为战的在野党在 31 个一人区，只赢得岩手、冲绳选区 2 个议席。但是，“共斗”的在野党在此次选举中所获改选议席合计为 40 席，其非改选议席为 27 席（民进党 17 席、日本共产党 8 席、生活党 1 席、民社党 1 席），四党所获改选议席加非改选议席合计为 67 席，再加上无党派 4 席，议席总数为 71 席，未实现阻止“修宪势力”控制参议院 2/3 议席的目标，与控制参议院 1/3 议席差距较大。

① 公明党对本党被视为“修宪势力”并不认同，公明党的修宪主张历经“护宪”“论宪”“加宪”的调整和变化。所谓“加宪”，是在坚持现行宪法的基础上，给宪法追加新条款。该党认为其“加宪”主张与坚持修改宪法第九条的党派不同。

② 赞成修宪的四名非改选参议员，分别是政治团体“健康日本会”代表安东尼奥猪木，以及无党派的井上义行、松泽成文、渡边美知太郎。其中，渡边美知太郎和井上义行均已加入参议院自民党会派。在 2013 年参议院选举中，渡边美知太郎以大家党比例区公认候选人身份参加竞选。2014 年大家党解散后，渡边加入无党派俱乐部，2016 年 4 月以无党派身份加入参议院自民党会派。其修宪主张是：赞成修改宪法第九条，主张自卫队的作用和权限应该明确写入宪法；赞成行使集体自卫权。井上义行，2013 年以大家党比例区公认候选人身份参加竞选，首次当选。大家党解散后加入“健康日本会”，2015 年 12 月脱离该会派、加入参议院自民党会派，2016 年 1 月加入自民党清和政策研究会（细田派）。其修宪主张与渡边一致。由于渡边美知太郎和井上义行均是大家党比例代表选出的议员，其任内不能改变所属党籍，因此不能像平野达男一样加入自民党。

③ 民进党内修宪派和护宪派并存，不能一概而论为“反修宪”势力。但是，该党在此次参议院选举中将“维护宪法的和平主义”写进选举公约，主张阻止安倍内阁的“暴走”，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坚持维护战后 70 年日本国民培育起来的立宪主义与和平主义。在冈田克也代表的领导下，民进党与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的日本共产党、社民党实现“在野党共斗”。鉴于此，将之视为“反修宪”势力。

二、自民党胜选的原因

安倍领导自民党自 2012 年 12 月众议院大选从民主党手中夺回执政权以来，在 2013 年参议院定期选举、2014 年众议院大选以及 2015 年统一地方选举的连续选举中，可谓战无不胜。这也是安倍内阁能够在外交、安保领域大胆施政的重要背景——执政基础稳固、无后顾之忧。在 2016 年 7 月的参议院定期选举中，安倍继续维持这种“选举强势”。自民党连选连胜，与安倍首相的领导以及运筹帷幄密切相关，也与以民进党为首的在野党难以抗衡自民党密切相关。此次参议院选举，自民党胜选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自民党在决定胜负的关键选区——一人区选举基础稳固

32 个一人区是执政党与在野党进行选举决战的主战场。在主战场的决战中，自民党的战绩是 21 胜 11 负。参议院选举的“惯例”是，执政党与在野党在改选议席为 2—6 席的“复数区”分享议席的情况较多，一人区是决定选举胜负的关键选区。参议院选举的一人区很像众议院大选的小选举区，除两大政党外中小政党很难在一人区赢得议席。

早在 2015 年 9 月 19 日参议院通过安保相关法后召开的记者会上，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就发表了为废除安保相关法，将在 2016 年参议院选举和下届众议院大选推进在野党选举合作的方针。^①为此，志位委员长表示可以撤回已经内定的候选人，参议院选举合作以 32 个一人区为对象，与民主党等反对安保相关法的在野党实施候选人一体化的合作。此前，日本共产党为了扩大本党势力几乎在所有选区拥立候选人，这也是造成参议院一人区和众议院小选举区的在野党候选人所获选票分散、在野党“共倒”的原因之一。2014 年众议院大选，日本共产党在 295 个小选举区拥立了 292 名候选人，小选区平均得票数约为 2.4 万张。若日共支持层的选票投给民主党等在野党的统一候选人，在执政党候选人与在野党候选人势均力敌的选举区可能会发生胜负逆转。对于日共的提议，时任民主党代表的冈田克也立即予以积极回应，称日共的提议是“大胆的提案”，“尤其是选举合作，（我们）收到了重要提议”。《读卖新闻》曾对 2016 年在野党实现共斗后的参议院一人区选举结果，以 2013 年参议院选举得票数为基础做了一个估算。据其估算，执政党与在野

^① 『读卖新闻』2015 年 9 月 20 日。

党胜负发生逆转的一人区有七个，分别是宫城、山形、栃木、新潟、长野、山梨、三重。此外，在青森、秋田、大分三个选举区，在野党与自民党的选票差距缩小至 3 万张以内，将展开势均力敌的激烈选举战。^①事实上，2016 年 7 月参议院选举结果与《读卖新闻》的估算出入不大。在《读卖新闻》估算的十个选区中，自民党在栃木和秋田选区获胜。民主党候选人获胜的福岛选区和在野党推荐的无党派候选人获胜的冲绳、岩手选区，没有出现在该报的估算中。

以民进党为核心的在野党采取的选举合作战术取得了相当成效，使自民党在一人区没能再度大胜。为对抗自民党，民进党和日共分别撤回各自公认或推荐的候选人，在一人区拥立统一候选人。在 32 个一人区，民进党提名 15 位公认候选人，日本共产党提名一位公认候选人，以无党派身份参加竞选的候选人 16 位。在 32 个一人区与自民党展开对决战，各党在一人区连续投入有影响力的干部支持选举。自民党除确保被称为“金城汤池”的北关东地区的群马、栃木和北陆地区的富山、石川、福井选区议席外，在首次合并选区的“鸟取、岛根”“德岛、高知”也守住了议席。在滋贺、奈良选区，自民党候选人还战胜了民进党现职候选人。面对在野党在一人区展开的大规模的合力反击，自民党候选人在多个选区以微弱之差败给在野党统一候选人，如青森、新潟、大分选区，票差在 1 万张以内，在野党选举合作取得了相当的成效，赢得 11 个一人区议席。

除在野党选举合作战术奏效外，自民党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政策遭到东北农村选区强烈反对，也是自民党失去一人区议席的重要原因。此次参议院选举，自民党在 32 个一人区赢得 21 个议席、议席率仅为 66%，不能与一人区 29 胜（一人区总数 31 个）、议席率 94% 的 2013 年参议院选举相提并论；甚至不如还是在野党时的 2010 年参议院选举，当时自民党一人区 21 胜（一人区总数 29 个）、议席率 72%。自民党在东北六个一人区一胜五败，只拿到秋田选区一个议席。其中，岩手、山形选区完败，青森、宫城、福岛选区与在野党展开势均力敌的激战而落败。自民党在东北选区失去议席的主要原因，是该地区强烈反对日本加入 TPP，加入 TPP 对该地区经济影响很大。东北地区的传统农业选票背离自民党、流向在野党，农协的政治团体“农协政治联盟”（农政联）在此次参议院选举中决定自主投票。读卖

^① 『读卖新闻』2015 年 9 月 20 日。

新闻社和日本电视台 2016 年 7 月 10 日共同实施的参议院选举出投票站口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在山形选区，在野党统一推荐支持的无党派候选人、前民主党参议员舟山康江，因在选举中主张和重点宣传反对 TPP 的政策，除受到民进党支持层 91% 的支持外，还受到无党派层的广泛支持，无党派层的 75% 将选票投给了舟山，自民党支持层的 33% 也将选票投给了舟山。^① 据《每日新闻》统计，舟山获得 34 万 4 千张，比四个在野党在该选区所获比例代表票（合计 20.2 万张）多 14.2 万张。败给舟山的自民党候选人月野薰所获选票比自民、公明两党在该选区所获比例代表票少 8 万张。^② 在野党统一推荐支持的舟山能在自民党候选人连续赢得 2010 年、2013 年参议院选举胜利的山形选区获胜的重要原因，是获得了跨党派的、反对 TPP 的选民支持。

统计数据显示，公明党支持层两成多的选票流向在野党统一候选人。共同通讯社 7 月 10 日在 32 个一人区实施的投票站出口调查数据显示：自民党支持层的 88% 将选票投给了自民党候选人，10% 将选票投给了在野党统一候选人；公明党支持层的 71% 将选票投给了自民党候选人，23% 将选票投给了在野党统一候选人；民进党支持层的 90%，日共、社民党、生活党支持层的八成以上将选票投给在野党统一候选人。^③ 据统计，32 个一人区中有 28 个选区的在野党统一候选人在选举中选票增加，结果却仍然败给自民党候选人，其关键在于自、公两党的支持基础稳固，基础选票多，这是自民党在一人区维持相当优势，赢得 21 个一人区议席的重要原因。实际上，四在野党比例代表选票超过自公两党的选区只有岩手和冲绳，在野党若不采取选举合作战术，其在一人区所获议席与 2013 年参议院选举或相差无几。

2015 年下半年开始酝酿的以民进党和日本共产党为中心的在野党在一人区的选举合作战术给自民党带来很大压力，这种压力或将继续。自民党总务会长细田博之坦言在野党选举合作战术给自民党带来的影响 “大城市（选举区）另当别论，（共产党）在定数是一人的县（即选举区）撤回候选人，与民进党开始实施选举合作。其结果导致自民党被迫进行苦战，在 11 个县战败。（我们）已经清楚下一次选举也是苦战。特别是年轻人、新人，选举地盘还不稳固。小选举区必须以获得五成以上得票率为目标。如果共产党和民进

① 『赠壳新闻』2016 年 7 月 11 日。

② 『每日新闻』2016 年 7 月 12 日。

③ 同上。

党联合拥立统一候选人将非常危险。”^① 换言之，在野党的选举合作战术直接影响选举地盘不稳固的自民党年轻议员，尤其是得票率不到 50% 的年轻议员。

（二）“安倍经济学”受到选民一定程度的期待

在选举战中，自民党采取了对该党极其有利的选举战术，将争议焦点设定为安倍内阁重点推进的经济政策即“安倍经济学”。安倍在电视或网络直播的党首讨论以及选举演说中罗列各种对其有利的具体数字，并美其名曰为“安倍经济学的果实”。如在就业方面，“2016 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创史上最高纪录，高中毕业生就业率时隔 24 年达到最高水准。有效求人倍率也时隔 24 年创最高纪录。一个求职者有一份工作的一倍有效求人倍率，从政权轮替前的 8 个县扩展到 47 个都道府县”。^② 安倍更在网络直播的党首讨论中称“史上首次在全国实现有效求人倍率一倍以上”。在收入方面，“连续三年提高基本工资，小时工的时薪创最高纪录”。^③ 安倍极力宣称经济政策是奏效的“在安倍政府下实施被称为三支箭的安倍经济学政策三年来取得的结果是，名义 GDP 增长 6.4%，实际 GDP 增长 2.5%，我认为经济政策是奏效的。而民主党政权时代，实际 GDP 增长 5.7%，名义 GDP 增长 0.7%，通货紧缩 5%。安倍政府成立以来，使名义 GDP 和实际 GDP 增长实现逆转，从而实现了正常化。毫无疑问这是在摆脱持续近 20 年的通货紧缩中迈出了一大步。”^④ 同时，安倍竞选宣传的关键词是“（安倍经济学）仍在路上”。

在选举宣传中，安倍不仅扩大宣传“安倍经济学”的效果，还把实际上并不是其推行的经济政策带来的效果归为“安倍经济学的果实”。但是，对“安倍经济学”的风险或“非果实”部分避而不谈。如，日本银行购买 350 万亿日元以上的国债，已占国债总额的 1/3，日银还要继续增持国债。对于日本银行如何管理巨额国债，却不能给出令人安心的回答。

地方支持“安倍经济学”，期待“安倍经济学”的“恩惠”能波及地方。民进党等在野党在选举中批评“安倍经济学”是失败的，但是地方选民却对“安倍经济学”给予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和支持。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自民党得

① 『朝日新闻』2016 年 9 月 3 日。

② <http://www.jnpc.or.jp/files/2016/06/1e73ce1cd789dd5c2d126cc995a726a3.pdf> [2016-09-01]。

③ 参见 2016 年 6 月 19 日网络直播党首讨论，http://www.huffingtonpost.jp/2016/06/19/wasshoi-net_n_10555596.html [2016-09-01]。

④ 参见 2016 年 5 月 18 日在国会举行的党首讨论，<http://www.sankei.com/politics/news/160518/pl1605180033-n3.html> [2016-09-01]。

票率在“安倍经济学”的“恩惠”尚未波及的市区町村，与2013年参议院选举相比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地方对“安倍经济学”的期待很高。每日新闻社根据总务省的统计，抽出日本1741个市区町村的“居民平均收入”，比较了“安倍经济学”启动前的2012年和相当于最新数据的2014年的平均收入，将平均收入增加幅度大的前100位自治体界定为享受到“安倍经济学”的“恩惠”；平均收入减少幅度大的后100位自治体界定为未享受到“安倍经济学”的“恩惠”。前100位自治体包括东京都23个特别区中的港区和千代田区等13个区。东日本大地震后的岩手县陆前高田市，由于震后重建等也入围其中。但是，总体上前100位自治体中城市地区居多，年平均收入的增加在382万—16万日元之间。后100位自治体中，被有识之士会议“日本创成会议”分科会于2014年推定为“有可能消失的城市”占了大半。2013年参议院选举是在股票升值等对“安倍经济学”期待高涨中迎来的，自民党的比例代表得票率在前100位自治体平均为33.9%，后100位自治体平均为38.1%。当然，后100位自治体中，自民党支持基础强的农村地区很多。2014年大选自民党得票率下降，前100位自治体比2013年参议院选举减少0.1个百分点，为33.8%；后100位自治体减少3个百分点，为35.1%，下降幅度相对明显。在2016年7月参议院选举中，在野党宣传“多数国民没有实际感受到经济景气的恢复”，自、公两党也承认“安倍经济学”的果实并未惠及日本的各个地方。但是，自民党在后100位自治体中的得票率上升为39.3%，前100位自治体也增加到36.1%。^①与2013年参议院选举统计数据相比，2016年参议院选举自民党比例代表的得票率在前100位自治体中增加了两个百分点，在后100位自治体中增加了一个百分点。从该统计数据可以看出，选民对“安倍经济学”的期待在增加，安倍宣称的“安倍经济学仍在路上”的主张得到了选民一定程度的理解和支持。

此外，投票站出口调查数据显示，选民对安倍本人反复宣称的“仍在路上”的“安倍经济学”，给予肯定评价的为46.2%，不评价的则为44.1%。虽然给予肯定评价的仅比不评价的多了两个百分点，但这对安倍来说也是一个“重大利好”信息——对安倍经济学给予肯定评价的选民终于超过了不予评价的选民。2014年12月众议院大选时也做过同样的调查，对“安倍经济学”给予肯定评价的为48.3%，不予评价的为51.7%，不予评价的比给予肯

^① 『每日新闻』2016年7月12日。

定评价的高出 3.4 个百分点。^① 调查数据说明,普通消费者虽未实际感受到经济景气的恢复,但对于“安倍经济学”还是寄予了一定期待,选民期待能够看到安倍内阁所描绘的经济前景。

(三) 自民党得到无党派层选民的支持

调查数据显示,自民党除得到其固定支持层的支持外,还得到部分无党派层选民的支持。读卖新闻社和日本电视台 2016 年 7 月 10 日共同实施的参议院选举投票站出口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对于“平时支持的政党是哪个政党”的提问,选择自民党的为 42%,民进党为 15%,公明党为 6%,日共为 5%。在比例代表选举中,自民党支持层的 68% 将选票投给了自民党候选人。回答无支持政党的无党派层为 19%,与 2013 年参议院选举时的 19%、2014 年众议院选举时的 21% 相比,变化不大。无党派层将选票投给自民党的为 21%,比 2013 年减少两个百分点,比 2014 年减少一个百分点。^② 共同通讯社 7 月 10 日实施的投票站出口调查统计数据显示,“无支持政党”的无党派层选民约为全体选民的 21%。其中,在 32 个一人区将选票投给在野党统一候选人的为 56%,投给自民党候选人的为 38%。2013 年参议院选举时的投票站出口调查统计数据显示,无党派层在一人区(31 个)选择投票给自民党的为 43%,投票给民主党的为 18%,投票给日共的为 14%,投票给生活、社民、在野党无所属候选人等合计为 13%。对比 2013 年统计数据,可以发现,民进、日共、社民、生活四党在一人区的选举合作受到了无党派层选民的积极支持,比 2013 年参议院选举中无党派层选民合计投票给四在野党的总和高出 11 个百分点。但是,2016 年参议院选举中无党派层选民在比例代表选举中将选票投给自民党的为 22%,投给民进党的为 23%。这说明无党派层选民在一人区的投票受到在野党选举合作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在比例代表选举中对自民党和民进党两大党的支持不相上下。当然,重要的是自民党在此次选举中得到 38% 的选民支持,接近无党派层选民的一倍。^③ 调查统计数据说明,自民党除基础选票外,还在无党派层选民中获得一定程度的支持,两成多的无党派层选民将选票投给了自民党。

(四) 民进党等在野党不受选民欢迎

民进党在此次参议院选举中受益于在野党选举合作战术,加之该党也在

① <http://www.news24.jp/articles/2016/07/11/04335005.html> [2016-09-01]。

② 『赠壳新闻』2016 年 7 月 11 日。

③ <http://mainichi.jp/senkyo/articles/20160711/k00/00m/010/260000c> [2016-09-01]。

无党派层中扩大了支持，所获议席（32席）与2013年参议院选举（17席）相比增加近一倍。共同通讯社的投票站出口调查统计数据显示，无党派层在比例代表选举中，将选票投给民进党的为23.2%，在选举区选举中，将选票投给民进党的为32.3%，无论是比例代表选举还是选举区选举，民进党均位于无党派层选民投票对象的第一位。与民主党时代的2013年参议院选举（14.4%）和2014年众议院大选（20.8%）相比，分别上升8.8和2.4个百分点。^①

但是，以民进党为首的在野党所获改选议席加上非改选议席，未能控制参议院议席总数的1/3，甚至不及“1955年体制”时期以“护宪”而非执掌政权为目标的最大在野党社会党，其根本原因在于选民对“无魅力”的在野党并未寄予期待，对政权轮替不抱希望。朝日新闻社在2016年7月11、12日面向全国实施的电话调查数据显示，关于自、公两党所获议席超过改选议席半数的理由，选择“因为支持安倍首相政策”的被调查者为15%，选择“在野党没有魅力”的高达71%。^②该数据与2014年12月14日众议院大选后朝日新闻社和富士新闻网实施的调查结果基本相同。朝日新闻社2014年12月18日实施的舆论调查显示，关于自民党大胜的原因，选择“因为在野党没有魅力”的（72%）远高于选择“因为肯定安倍首相政策”的（11%）。富士新闻网同年12月24、25日实施的调查结果显示，对于“你认为自民党大胜的最大原因是什么”，选择“在野党没有魅力”的（70.2%）远高于“对安倍首相的期待高”的（10.8%）。^③连续两次国政选举调查数据均显示，超过七成的选民认为在野党没有魅力，说明以民进党为首的在野党短期内难以改变其在选民心目中的形象。

三、安倍任内修宪走势分析

2016年7月10日参议院选举后，修改宪法成为日本的现实政治课题。战后日本的修宪议题一直是围绕宪法第九条展开的，“坚持”还是“修改”宪法第九条，是护宪势力与修宪势力论争的核心议题。从安倍首相自身修宪目

① [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XLASF510H4E_Q6A710C1PE2000/\[2016-09-01\]](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XLASF510H4E_Q6A710C1PE2000/[2016-09-01])。

② 『朝日新闻』2016年7月13日、http://digital.asahi.com/articles/ASJ7D6G4GJ7DUZPS_002.html?rm=393 [2016-09-01]。

③ 参见张伯玉《从第47届大选看自民党“一党独大”》，《日本学刊》2015年第1期。

标的不断调整、降低来看，目前日本正在推进的修宪路径已经脱离修宪的核心议题。

（一）理论上安倍任内完成修宪课题的最佳时期到 2019 年 7 月

2016 年秋召开的临时国会启动修宪程序，国会众参两院宪法审查会成为各党派势力讨论修宪的平台。2016 年 6 月 19 日，在网络直播的党首讨论节目中，关于修宪问题，安倍表示将于秋季临时国会开始进行具体的讨论：“（参议院）选举后，希望推进具体修改哪项条款的讨论，从下次国会开始启动宪法审查会。”^① 7 月 10 日夜，安倍在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今后朝野政党要在国会宪法审查会实施彻底的讨论。”^② 7 月 11 日，自民党干部就修改宪法问题表示“今后将呼吁公明党和在野党在宪法审查会展开讨论。必须谨慎推进。”秋季召开的临时国会将重新开启以众参两院宪法审查会为平台推进的具体的修宪讨论。此外，大阪维新会也积极推动从秋季临时国会开始讨论修宪。马场伸幸干事长在 7 月 19 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应该从秋季临时国会开始在众参两院宪法审查会讨论修改宪法。^③ 7 月 30 日安倍首相在同大阪维新会前代表桥下彻共进晚餐时表示：“（我）想从秋季召开的临时国会，在众参两院宪法审查会开始认真地讨论修改宪法问题。”^④ 除经常陪同双方出席的菅义伟官房长官和松井一郎代表外，安倍还特意邀请大阪维新会众议院宪法审查会委员马场干事长参加。安倍很期待大阪维新会在修宪讨论中发挥“带头”作用。

“修宪势力”控制众参两院宪法审查会压倒性多数。国会活动的基础是“议员数”，拥有 11 名参议员才能在参议院提出不伴随财政预算的法案，拥有五名议员才能向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和宪法审查会派出委员。此外，所属议员越多，分配给该会派的国会质询时间越多。截至 2016 年 7 月 28 日，参议院会派新势力分布为：“修宪势力”四会派 163 人，分别是自民党 123 人、公明党 25 人、大阪维新会 12 人、“重视日本之心”3 人；此外无所属俱乐部 5 人^⑤，

① 《每日新闻》2016 年 6 月 20 日。

② 《日本经济新闻》2016 年 7 月 11 日。

③ 《赠壳新闻》2016 年 7 月 20 日。

④ 《赠壳新闻》2016 年 8 月 16 日。

⑤ 分别是前大家党出身的药师寺道代、渡边美知太郎、安东尼奥猪木，以及无所属的行田邦子、松泽成文。其中，渡边希望将来加入自民党会派，与自民党统一行动，猪木和松泽支持修改宪法。

民进党新绿风会 51 人，日本共产党 14 人，“希望之会”（生活社民）5 人^①，“冲绳之风”2 人，无所属 2 人。^② 参议院宪法审查会目前定员为 45 人（不排除增加人数的可能，“修宪势力”至少可以分配到 30 个名额。其中，自民党 23 人、公明党 5 人、大阪维新会 2 人、“重视日本之心”无人或 1 人。与改选前相比，自民党、公明党、大阪维新会分别增加一个名额。众议院宪法审查会定员为 50 人，“修宪势力”分到 37 个名额。其中，自民党 31 人、公明党 4 人、大阪维新会 2 人。^③ 众参两院宪法审查会是审查有关宪法事项的机构，“修宪草案”首先必须得到出席委员过半数赞成才能进入下一个议程，即提交众参两院全体议员大会审议、表决。在得到众参两院全体议员大会出席议员 2/3 以上赞成后，国会才能提议修改宪法。在国会提出修改宪法动议两个月后至六个月之间实施国民投票，得到国民过半数赞成，即完成修宪程序、通过修宪法案。

2018 年 9 月安倍或可三度竞选总裁，其总裁任期或延长至 2021 年。根据自民党党章总裁任期的规定，安倍的总裁任期截止到 2018 年 9 月。2014 年众议院大选后，安倍党总裁任期可能延长的猜测不时见诸报端。2016 年参议院选举后，时任自民党总务会长的二阶俊博在 7 月 19 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在党内相应机构进行研究也是一个方法。（总裁任期）有大的延长是当然的。”^④ 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在 8 月 14 日的一个广播节目中提出，应该通过制度改革（修改党章），而不是采取仅限于安倍首相特例的方式延长总裁任期。高村在该节目中表示“不是仅限于安倍首相（党总裁）任期延长，若是延长（任期），比如可以讨论连任三届。”^⑤ 也就是将自民党总裁最多连任二届六年的规定修改为可以连任三届九年。此前虽有“安倍首相之后还是安倍首相”的说法，但总裁任期延长方式、延长期间并不明确，甚至有观点认为可能会是短期延长。目前，无论是从党、政高官的表态到自民党执行部有关修改党

① 因党首落选，社民党在参议院仅有两个议席，为确保在国会的发言权，社民党与在参议院拥有三个议席的生活党组成统一会派“希望之会”（生活社民）。伴随“希望之会”的成立，1996 年以来使用约 20 年的社民党参议院会派“社民党、护宪联合”的名称消失。

② 四名以无所属身份当选的在野党统一候选人在参议院会派所属情况：山形选区选出的舟山康江加入民进党新绿风会，岩手选区选出的木户口英司加入社民党和生活党在参议院组成的统一会派“希望之会”，新潟选区选出的森裕子以无所属身份活动，冲绳选区选出的伊波洋一与同选区选出的非改选的系数庆子组成新会派“冲绳之风”。

③ 『朝日新闻』2016 年 7 月 28 日。

④ 『赠壳新闻』2016 年 7 月 20 日。

⑤ 『赠壳新闻』2016 年 8 月 15 日。

章事项的关键人事安排和日程安排来看，还是从自民党内赞成与牵制力量的对比来看，安倍延长一个任期的可能性高。二阶干事长、高村副总裁、古屋圭司选举对策委员长、细田博之总务会长、菅义伟官房长官等党政高官，均表态赞成修改总裁任期规定；高村副总裁就任协议修改总裁任期规定的“党政治制度改革实行本部”本部长；二阶干事长已经初步拟定有关修改总裁任期规定的日程安排——2016 年内得出结论、2017 年自民党大会完成修改党章的程序。从自民党内赞成和牵制力量的对比来看，总裁任期修改为可以连任三届九年的难度不大。牵制总裁任期延长的力量，主要是后安倍时代的总裁候选人、前干事长石破茂和外相岸田文雄。对后安倍时代的总裁候任者而言，若就此事与安倍首相或自民党执行部撕破脸，也就断送了其候任总裁之路。从这个角度来说，支持力量与牵制力量的实力对比悬殊，牵制力量难以起到真正的牵制作用。

安倍任内完成修宪课题的最佳政治日程计算或安排到 2019 年 7 月。影响安倍任内修宪日程安排或日程计算的关键时间节点有三个：2018 年 9 月总裁选举、2018 年 12 月众议院任期届满和 2019 年 7 月参议院选举。其中，安倍首相可以改变众议院大选的时间点。在众议院任期届满之前的任意国会会期，安倍可以提前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无论是 2017 年提前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还是 2018 年众议院任期届满举行大选，自、公两执政党控制众议院 2/3 多数议席难度不小，或需寄希望于“修宪势力”在大选中再次拿到 2/3 议席。2019 年 7 月参议院选举，“修宪势力”若想再次确保参议院 2/3 以上议席，其难度超过 2016 年 7 月参议院选举。2018 年 9 月自民党总裁选举，若无意外，安倍可三度竞选总裁，其任期或可延长至 2021 年。由此，在安倍首相总裁任期延长、“修宪势力”无论是在提前举行的大选还是在 2018 年举行的大选仍然能够确保众议院 2/3 以上议席的条件下，再将 2019 年 10 月提高消费税率的因素考虑在内，安倍完成修宪课题的最佳政治日程计算或安排到 2019 年 7 月，关键期则是 2016 年秋至 2018 年为期两年多的时间。国民投票或于 2018 年 6 月以后实施。

（二）宪法第九条被修改的可能性低

对自民党来说，“修改宪法就是修改第九条”。^①《日本国宪法》第九条有两款，第一款是“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

^① 『赠壳新闻』2016 年 8 月 12 日。

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第二款是“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对于1954年成立的自卫队，日本政府给出的解释是，自卫队是必要的、最小限度的武装组织，不是或不相当于军事力量。自民党2012年提出的“修宪草案”基本保留了第九条第一款（有小幅修改），删除了第二款并新设第二款。新设的第二款为“前项规定，并不妨碍自卫权的发动。为保卫日本和平和独立以及确保国家及国民的安全，保持以内阁总理大臣为最高指挥官的国防军。”

成文宪法的修改，包括具体条文的修改、删除以及追加新条款。具体到宪法第九条的修改，目前提出的主要修改方式包括：自民党修宪草案对第一款的小幅度修改、对第二款的删除与新设；公明党主张在坚持第九条第一、二款的基础上追加第三款。

在2016年7月参议院选举后修宪成为现实的政治课题之际，宪法第九条却被贴上了“封条”。2016年6月24日，安倍首相在朝野九政党党首东京广播电视台（TBS）电视讨论中就修宪问题表示“我认为（修改）九条现状严峻。”^① 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7月5日在富士电视台的节目中表示“即使修宪势力赢得参议院2/3以上议席，十年以后还是几年以后另当别论，宪法第九条被修改的可能性是零。”^② 7月26日，高村在演讲中再次谈及宪法第九条的修改时表示“坦诚地说，我也想（修改宪法第九条）。诚实地读宪法（文本）第九条第二款，自卫队是违反宪法的。最好是修改（第二款）。”但是，高村又表示尽早修改第九条第二款是困难的“安倍首相说尚未得到国民的理解。大阪维新会认为时间尚早，公明党是慎重的。即使想修改也不能改。（我们）不做不能做的事情。”^③ 8月21日，高村在谈及具体的修宪讨论对象时，就自卫队在宪法中的定位问题，表示“以自卫队这个名称将自卫队的存在明文写入宪法是最容易得到理解的。”但是，高村又表示：“（要做到这一步）现在尚未得到国民的理解。”^④ 高村的发言可理解为自民党不准备讨论“将自卫队的存在以自卫队的名称”明确写入宪法条文中。战后长期以来的宪法论争，最大的政治对立焦点就是第九条的修改与坚持。安倍首相及自民党副总

① 『每日新闻』2016年6月25日。

② 『每日新闻』2016年7月6日。

③ 『赠壳新闻』2016年7月27日。

④ <http://www.sankei.com/politics/news/160821/pl1608210012-n2.html> [2016-09-01]。

裁却提前将第九条排除在修宪讨论对象之外，表明安倍及其领导的自民党的修宪目标已不再是宪法第九条。

1. 安倍修宪目标从“修改九条论”“修改 96 条论”到“结果论”的调整与转换

安倍认为，战后日本宪法是美国占领军当局“强加”给日本的，其修宪论的核心是彻底修改宪法前文和第九条。

第一，第一届安倍内阁时期的修宪目标是修改宪法第九条。2003 年 5 月时任小泉内阁官房副长官的安倍，在大阪市举行的一个会议上表示“开始重新改写宪法的心情是重要的。（现行宪法）是盟军用两周左右时间、由几乎全是外行的年轻人突击完成的。”^① 换一个直白的说法，就是要全面改写“美国制造”的日本宪法。第一届安倍内阁时期，安倍的修宪目标是修改宪法第九条。2006 年 10 月 31 日就任首相不久的安倍，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九条是不适应时代发展的（宪法）条文的典型。应该立足于保卫日本和为国际做贡献的观点予以修改。”^② 在此前的国会论战中，安倍曾多次在答辩中称“现行宪法经过近 60 年的发展已经不合现实”，却未涉及具体条款。安倍还宣称要任内完成修宪“自民党总裁（一届）任期是三年、只能连任二届。在任期内想以修改宪法为目标。”这是安倍第一次就任首相后首次明确修宪目标以及具体的修宪日程。自民党在 2007 年参议院选举中惨败后不久，安倍以身体原因为由辞职，其修宪理想受挫。

第二，2012 年 12 月再度上台执政后，安倍以修改宪法第 96 条为目标。在众议院大选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安倍表示要进行“修改条款的修改”，即修改规定宪法修改程序的第 96 条。“即使六七成的国民想修改宪法，如果仅仅超过 1/3 的国会议员反对（修改），国民连一个指头都不能碰（宪法）、连讨论（修改宪法）都不能。这个标准太高了。我想取消这个条款。”安倍还指出，在修改 96 条这个问题上，“与维新会、大家党能够基本达成一致”。^③ 2013 年 4 月，安倍在接受《读卖新闻》报采访时表示“应该（将提出修改宪法动议的条件从现行的众参两院 2/3 以上赞同）修改为 1/2。即使五成以上的国民想修改宪法，超过 1/3 的国会议员就能阻止（修改），是不正常的。”^④ 同年 4

① 《读卖新闻》2016 年 8 月 12 日。

② 同上。

③ <https://www.jimin.jp/news/press/president/128914.html> [2016-09-01]。

④ 《读卖新闻》2016 年 8 月 12 日。

月，安倍在山口县补缺选举的街头演说中明确表示将缓和修改手续作为修宪的“入口”。但是，安倍的“修改96条论”遭到主张修改宪法第九条的著名修宪派学者庆应大学教授小林节的激烈批判，称“从96条开始修改（宪法）”是通往修宪之路的“后门入学”，是“邪道”。小林还批驳了“《日本国宪法》是世界上最难修改的宪法”的观点“美国宪法的修改手续更严格（国会众参两院2/3以上多数赞成提议修改后，还要得到3/4以上的州议会的承认），即便如此，《日本国宪法》颁布以后（美国）也修改了六次。自己不能提出有说服力的修宪方案，却想依赖日本维新会的存在破坏宪法。如果修宪标准下调到‘过半数’，这是将（宪法）等同于一般法律。宪法将不是宪法。‘2/3以上赞成，然后再进行国民投票’是世界标准。据我所知，发达国家中没有为方便修宪而变更修改手续的国家。权力者‘因为不自由’而想修改宪法这个想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对‘立宪主义’和‘法治’太过无知。”^①同时，美国也认为安倍降低修宪条件的做法有问题。美国会人士通过自民党议员等向日本传达了“关于修改宪法，与第九条相比，美国认为96条的修改最成问题”的信息。^②受此影响，日本政府调整了修宪论调。2013年5月9日，菅官房长官强调“修改96条不是能得到国民理解的阶段。（我们）也理解对此有慎重意见的人士及公明党的立场。”^③2013年7月参议院选举前，安倍以“不是得到国民理解的阶段”为由事实上撤回了“修改96条论”。^④

第三，“结果论”的提出与强调。2015年1月29日，安倍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回答自民党稻田朋美众议员有关“摆脱战后体制的核心课题修宪”的质询时，强调了重视“修改结果”的想法“政治不仅仅是理念，理念固然重要，可是也有必要拿出结果来。为了得到结果有必要取得国民、国际的理解。尤其是如果得不到国民的理解和支持，就不能推进大的改革。修改宪法是建党以来的主张，已提出修改草案。可是，如果在国民投票中不能得到过半数（赞成）就不能得到修改（宪法）这一结果。”^⑤2015年2月21日，礪崎阳辅首相助理也表达了与修改内容相比更重视“结果”的倾向“重要的是让国民体验一次修改

① 『朝日新闻』2013年5月4日。

② 参见2013年5月9日日本TBS电视台新闻，<http://d.hatena.ne.jp/kojitaken/20130511/1368233658> [2016-09-01]。

③ <http://www.sankei.com/politics/news/130509/pl1305090005-n1.html> [2016-09-01]。

④ 『朝日新闻』2015年5月3日。

⑤ 第189回质询（众议院）预算委员全第2回（平成27年1月29日）、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kaigiroku.nsf/html/kaigiroku/001818920150129002.htm [2016-09-01]。

宪法运动。”^① 此后，安倍不再明确谈及具体希望修改宪法哪项条款。

2. 安倍调整修宪目标以及放弃修宪的核心目标——修改第九条的原因

第一，国民对修改宪法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虽然调查方式以及调查问题或答案选项不完全相同，不能进行简单的比较，但是有关修改宪法的是与非问题，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调查中，反对修改宪法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一直高于赞成的。1997 年至 2013 年的调查数据显示，赞成修改宪法的被调查者一直高于反对的。自 2014 年 2 月起，随着安倍内阁推动变更宪法解释、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讨论的深入，围绕修宪问题的赞成与否再次发生逆转，反对修改宪法的被调查者再度超过赞成的。^②

第二，安保相关法的双重影响。安保相关法的通过和实施，扩大了自卫队的任务，强化了日美同盟，实质上架空了和平宪法第九条，使第九条名存实亡，同时又阻碍了安倍内阁对形式上依然存在的宪法第九条的修改。事实上，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安保相关法的通过和实施，是实质上的解释修宪。

第三，完成修改宪法历史使命的政治理想和长期执政、维持政权稳定运营的现实追求之间存在不相容的一面。日本国民、宪法学者对安保相关法的强烈抵触和反对超过了安倍的预料，若其继续坚持修改宪法第九条将导致内阁支持率的下降，内阁支持率持续下降将直接影响其政权的稳定性和执政地位，遑论修宪。完成修改宪法的政治理想和长期执政的现实政治追求之间的对立竞争，使安倍调整了修宪目标，以期在政治理想与现实政治追求之间达成平衡或妥协。

第四，安保相关法成立后，公明党关于宪法第九条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即从慎重讨论研究给宪法第九条增加第三款转向当前没必要修改宪法第九条。2006 年公明党在党大会的运动方针中提出“着眼未来的宪法”，列举了 13 个项目作为“加宪对象”。其中，关于宪法第九条提出了一个微妙的进退自如的主张——“是否应该明确（宪法第九条）并不妨碍保持自卫队”。2014 年众议院大选，公明党将“加宪”作为当前八项重要政治课题的第四项明确写入选举公约。关于宪法第九条，该选举公约指出“在坚持规定放弃战争的第一款、规定不保持军队等的第二款基础上，将作为自卫必要最低限度的武装组织自卫队的存在明确写进宪法，以及体现‘和平主义理念’的国际贡献的方

^① <http://blog.goo.ne.jp/raymiyatake/e/f83bd176b6a560b91b72d12fd07d2fad/> [2016-09-01]。

^② 『朝日新闻』2015 年 5 月 2 日。

式，作为‘加宪’的讨论对象慎重地展开研讨。”^① 简言之，公明党在坚持宪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二款的基础上，慎重讨论研究给第九条增加第三款，即将自卫队的存在及活动方式明确写进宪法。第九条可以作为“加宪”的讨论对象予以研究。在2015年安保相关法成立和2016年参议院选举后，公明党的立场发生了变化“安保相关法成立后，党的主张向没必要进一步修改宪法的方向转变。”^② 所谓进一步修改宪法，是指修改宪法第九条。此外，山口代表此前一直坚持的“没有必要现在就修改九条”的观点也修改为“没有必要修改九条”。山口代表在2016年7月10日接受采访时指出“当前没有必要（修改九条）。在制定和平安全法制时，政府、执政党整理了基本的宪法观，并以和平安全法制规定了宪法解释的界限。应该确认其有效性，当前没有必要修改宪法九条。”^③ 山口代表在7月21日接受《东京新闻》专访时，关于第九条的立场再次强调“根据安全保障环境的变化制定了和平安全法制（安保相关法），也决定了九条解释的界限。只要国民不要求‘改变现在的宪法解释与和平安全法制’，就没有必要改变（九条）。 ”^④ 概而言之，在和平安全法制体制下，没有必要修改宪法九条。山口代表8月15日在东京街头演说中详细阐明了此观点。他在演说中，先是指出安保相关法是在宪法第九条框架下制定的“近年，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的严峻程度确实在增加。为在宪法第九条下应对这种状况，制定了和平安全法制、奠定了无缝体制法律基础。”接着指出，在安保法的讨论过程中重新确认了有关宪法第九条的观点“安全法制是在明确现行宪法下日本即使行使自卫权，也不允许专门为防卫他国而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观点的基础上制定的”，“我们在这种反复讨论的过程中，没有打算进行类似自我否定的讨论”，表明没有必要修改宪法九条的认识。^⑤

第五，大阪维新会也多次表示“修改宪法第九条‘时间尚早’”。参议院选举后，大阪维新会松井一郎代表在接受采访时就修宪问题表示：“（我们）

① <https://www.komei.or.jp/campaign/shuin2014/manifesto/manifesto2014.pdf#search=%E5%85%AC%E6%98%8E%E5%85%9Amanifesto2014.pdf> [2016-09-01]。

② 『赠壳新闻』2016年8月15日。

③ 『朝日新闻』2016年7月10日、<http://www.asahi.com/articles/ASJ7B7SBXJ7BUTFK00K.html> [2016-09-01]。

④ 『东京新闻』2016年7月21日。

⑤ http://www.huffingtonpost.jp/2016/08/15/komei-constitutional-revision_n_11535862.html [2016-09-01]。 <http://www.asahi.com/articles/ASJ8H5FD5J8HUTFK00K.html> [2016-09-01]。

反对自民党宪法（修改）草案。九条讨论尚未进行、时间尚早。”^①

综上，无论是国会众参两院宪法审查会的讨论，还是国民投票，包含删除第九条第二款并写入“保持军队”的宪法修正案被通过的可能性低。在现实面前，安倍不得不放弃其修改第九条的理想，转而追求完成“修改宪法”这一“结果”。

（三）最终形成的宪法修正案，或是“微修改案”^②

从“修宪势力”关于修宪的基本立场和主要主张来看，最终形成一个能够得到全部“修宪势力”赞成并不招致“反修宪势力”强烈反对的修宪方案并不容易。

自民党“修宪草案”备受关注、引发争议的，首先是草案前文。草案前文删除了现行宪法是基于“主权属于国民”（原则）而制定的立宪精神，以及日本国民期待“永久和平”的愿望，而代之以对“日本国是拥有悠久的历史 and 固有的文化，以及拥有国民统合象征的天皇的国家”的讴歌，是基于“为将良好传统和我们的国家永远传承给子孙”之立场而制定此宪法的。草案前文每个段落都有对“国家（国）”的重视和强调，只有一处涉及“国民主权”，即“在国民主权下，基于立法、行政及司法的三权分立而实施统治”。综观草案前文的各段表述，让人产生强烈的“民权”让位于“国权”的印象，充斥着浓烈的“国家主义色彩”。“‘修宪草案’前文的最大目的（也是最成问题之处）是，否定了拥有不同利益、价值观的人们为了更好地保障自己的自由、权利，通过缔结社会契约而形成政治社会（=国家），把自己的部分自然权利委托给政府的‘社会契约理论’。现行宪法前文宣布‘国政源于国民的严肃委托’。《日本国宪法》下的日本，不是历史的、人种的、地缘的‘自然（状态）’的‘民族国家’，而是以保障人权为特定目的的‘人为（状态）的’政治社会。‘修宪草案’却删除了‘国民的严肃委托’，旨在强调日本国的‘民族国家’性。”^③

其次，“修宪草案”内容有问题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1）“保守性、复古性”。如，草案第一条规定“天皇是国家元首，是日本国以及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第三条规定“国旗是日章旗，国歌是君之代；日本国民必须尊重国旗和国歌”等。（2）“和平主义的彻底改变。”“修宪草案”删除了现行宪法第九条第二款、新设第二款，包括设置、保持“国防军”，“国防军”除肩负保卫日本的

^① 『朝日新闻』2016 年 7 月 10 日、<http://www.asahi.com/articles/ASJ7B7VDRJ7BUTFK00M.html> [2016-09-01]。

^② “微修改案”的提法，来自庆应义塾大学综合政策学部清水唯一朗副教授。

^③ 愛敬浩二「自民党『日本国宪法改正草案』のどこが問題化」、『世界』2013 年第 3 号。

和平与独立以及国家、国民的安全外，还可以参加国际社会有关和平与安全的国际合作活动以及维护公共秩序等行动，在国防军设置军事法院等。(3) “人权保障的弱化。”如，草案新设二十一条第二款对结社自由的制约，该款规定：“不允许实施以侵害公益和公共秩序为目的的行动，以及以此为目的的结社”；草案新设二十八条第二款对公务员劳动基本权利的限制，该款规定“鉴于公务员是全体国民的服务者，根据法律规定，可以限制前项规定的权利的全部或部分”，即可以对“劳动者的结社权利以及团体交涉及其他团体行动的权利”进行部分或全部限制。(4) “立宪主义的形式化。”主要体现在对国会修宪动议条款的修改，即将现行宪法规定的必须得到众参两院全体议员 2/3 以上赞成、国会才可提议修改宪法的“修宪条款”，修改为得到两院全体议员过半数赞成即可提议修改宪法。

公明党修宪主张经历了从“护宪”、“论宪”到“加宪”的调整和变化。公明党建党以来一直坚持“反对恶改宪法”“反对修改九条”的“护宪”立场。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公明党曾加入过新进党，新进党有关修宪的主张是在考虑到公明党立场的基础上提出的“论宪”。新进党解体后，公明党继承了该党“论宪”的观点。2002 年 11 月公明党第四次党大会提出了在坚持国民主权主义、永久和平主义、保障基本人权的宪法三原则，进而坚持宪法第九条的基础上，追加在时代和社会发展变化中新提出的环境权、隐私权等新的人权内容的“加宪”主张。^① 公明党在国政选举竞选公约中也多次明确其“加宪”立场。如 2010 年参议院选举竞选公约，将“随着时代发展而提出的环境权和隐私权”作为“加宪”对象；关于宪法第九条，则是主张“在坚持第一款和第二款的基础上”，谨慎研讨自卫队的存在和“国际贡献”等。2014 年众议院大选竞选公约主张“加宪是最现实、妥当的（修宪）方式”，将环境权和地方自治的扩充等列举为“加宪”的讨论对象。公明党“加宪”主张的底线是坚持宪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二款。^② 安保相关法通过和实施以后，公明党认为没必要修改宪法第九条。

① 「公明党宪法调查全による『论憲整理』」、2004 年 6 月 16 日、[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kenpou.nsf/html/kenpou/chosa/1600805komei.pdf/\\$File/1600805komei.pdf#search=%E5%85%AC%E6%98%8E%E5%85%9A%E6%86%B2%E6%B3%95%E8%AA%BF%E6%9F%BB%E4%BC%9A%E3%81%AB%E3%82%88%E3%82%8B%E3%80%8C%E8%AB%96%E7%82%B9%E6%95%B4%E7%90%86%E3%80%8D](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kenpou.nsf/html/kenpou/chosa/1600805komei.pdf/$File/1600805komei.pdf#search=%E5%85%AC%E6%98%8E%E5%85%9A%E6%86%B2%E6%B3%95%E8%AA%BF%E6%9F%BB%E4%BC%9A%E3%81%AB%E3%82%88%E3%82%8B%E3%80%8C%E8%AB%96%E7%82%B9%E6%95%B4%E7%90%86%E3%80%8D) [2016-09-01]。

② http://news.tv-asahi.co.jp/news_politics/articles/000078950.html [2016-09-01]。

目前，公明党对如何展开修宪讨论的主张，是必须慎重、深入地讨论，不能设定讨论时限。2016 年 7 月参议院选举后，公明党代表山口那津男主张从零开始讨论修宪。“关于如何修改宪法，国会尚未进行深入讨论。（我认为）可以从零出发。”^① 8 月 6 日，山口代表在广岛市记者会上，再次强调花时间认真讨论修宪问题的重要性，并表示党内关于修宪的讨论也要从零开始。“这几年随着国政选举的不断举行，（党内议员）世代交替变化很大。在党内也打算从零开始讨论。”^② 此外，公明党坚持“修宪草案”必须得到在野党第一大党民进党的支持，不能提出容易招致国民分裂的“修宪草案”。

大阪维新会在 2016 年 7 月参议院选举中提出的竞选公约，明确了三点修宪主张：免费教育，包括导入道州制在内的统治机构改革，设置宪法法院。大阪维新会“将宪法作为统治工具来对待。宪法已不是制约或束缚国家权力的（根本法律），被置于统治机构改革的延长线上，先从不适合时代发展的事项改起”^③。“重视日本之心”主张自主制定宪法。

综合分析，“修宪势力”的修宪主张各具特色。自民党意在全面修改宪法，包括对宪法条文的修改、删除及在此基础上的新设条款，以及追加新条款等，如“修宪草案”中对第九条第一款的修改、对第二款的删除和新设；追加“紧急事态”新条款等。公明党的修宪主张，是在坚持现行宪法的基础上给现行宪法“追加”新条款。如追加“环境权”，以及在坚持宪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二款的基础上，讨论是否追加“第三款”。大阪维新会使宪法从约束或束缚国家权力的根本大法“降格”为“统治工具”，使之置于统治机构改革的延长线上。“重视日本之心”的保守倾向比自民党更浓厚。

“修宪势力”最终能够达成一致共识并不招致在野党激烈反对的“修宪方案”，或是以追加或新设“紧急事态”等新条款为主的“微修改案”，其实质是“试修宪”或“技术性修宪”。战后日本的宪法论争一直是围绕第九条展开的，“坚持”还是“改变”第九条一直是宪法论争的核心议题。目前，日本正在推进的修宪讨论或修宪路径已经脱离该核心议题，试图从“界外地带”突破——通过给宪法“追加”容易得到舆论和国民理解的新条款的方式或路径来达到“修改了宪法”之目的。这种绕开“核心议题”（宪法第九条）的

① 『朝日新闻』2016 年 7 月 11 日。

② 参见：『时事通信』2016 年 8 月 6 日、<http://www.jiji.com/jc/article?k=2016080600172&g=pol> [2016-09-01]。

③ 中野晃一・青井未帆「『改宪』を打ち返す市民の力」、『世界』2016 年 9 月号。

修宪路径或修宪方式被称为“试修宪”或“技术性修宪”。从安倍首相自身修宪目标的不断调整、降低——从修改宪法第九条到修改宪法第96条，再到具体修改哪项条款要由自民党来决定等的变化来看，对作为首相的安倍来说，重要的是能否实现“修改了宪法”这一“结果”，只要能改变“对宪法一指头都不能动”的现状就是足以载入历史史册的政绩；对作为家族一员的安倍来说，也是完成了其家族未能完成的政治夙愿。

（四）国会宪法审查会讨论或从“紧急事态事项”开始

鉴于“修宪草案”遭到各方批判，自民党需要重新选择或限定具体条款以作为在众参两院宪法审查会与各党派讨论协商的“讨论草案”，从而推动具体的修宪条款的讨论和审议。关于修宪讨论对象的具体条款，自民党副总裁高村表示“不是从宪法九条开始讨论，虽然这是重要问题，但国民的理解尚未成熟”，在此基础上，具体列举了参议院选区合并的废除和发生大规模自然灾害时国会议员任期延长等问题。^①

公明党也将紧急时期国会议员任期延长作为修宪讨论的优先课题。公明党宪法调查会长北侧一雄副代表在接受共同通讯社采访时表示“出现大规模自然灾害的发生适逢国政选举之际等情况时，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等规定的新设将是（修宪讨论中的）优先课题。”同时，北侧还指出“不能任意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所谓紧急事态具体指的是什么，谁以怎样的程序来判断延长（任期）等问题，需要经过相当的讨论。”^②

自民党“修宪草案”追加了第九章“紧急事态”。其中，第98条“紧急事态的公告”规定：在日本受到来自外部的武力攻击、因内乱等而导致的社会秩序混乱、因地震等爆发大规模自然灾害，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的紧急事态发生时，首相认为特别必要时，根据法律规定，可以召开内阁会议发布紧急事态公告。第99条“紧急事态公告的效果”规定，紧急事态公告发布后，根据法律规定，内阁能够制定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政令。紧急事态期间，可以采取不解散众议院、设定两院议员任期及选举日期等特例措施。^③“紧急事态”条款，虽然附加了必要的限制条件，如“紧急事态公告”发布事前或事

① 『产经新闻』、<http://www.sankei.com/politics/news/160821/pl1608210012-n2.html> [2016-09-01]。

② <http://this.kiji.is/137102521263113717> [2016-09-01]。

③ 『日本国宪法改正草案（现行宪法参照）』、https://jimin.ncss.nifty.com/pdf/news/policy/130250_1.pdf [2016-09-01]。

后必须得到国会的承认等，实际上却赋予日本政府应对“政府认定”的“紧急事态”的强大权限——能够制定不经国会审议表决、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政令，有使权力过度集中于内阁的危险。这也是争议最大的焦点。

对于不能在宪法中明文载入“保持国防军”的安倍来说，若能在宪法中追加“紧急事态”条款，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也是一种满足。2015 年 11 月 11 日，安倍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接受质询时做出深入讨论“紧急事态事项”是“极其重要的课题”的答辩。自民党山谷惠理子参议员在质询中指出“关于紧急事态，2014 年 11 月在众议院宪法审查会，除日共外的朝野七政党都认为有必要（追加）紧急事态（条款），我想必须加深必要的讨论。对此，首相是如何考虑的。”安倍在答辩中指出“在发生类似大规模自然灾害的紧急时期，为保护国民安全，国家以及国民自己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宪法对此应该如何定位，这些问题是极其重要的课题。”^①但是，关于“紧急事态事项”的具体内容，安倍并未做具体说明。2016 年 1 月 19 日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针对社民党福岛瑞穗参议员对“紧急事态条款”赋予“内阁可以制定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政令”与“纳粹德国的国家授权法完全相同”的批判，安倍在答辩中表示“我们提出的有关紧急事态的宪法修改草案，这在国外有很多先例，正是国际上很多国家采用的宪法条文。”^②在不得不放弃修改宪法第九条的目标后，强调重视“修改了宪法”这一“结果”的安倍将追加“紧急事态”条款作为修宪的重要课题。

但是，自民党“修宪草案”中的“紧急事态条款”，不但遭到在野党“政府滥用权限、限制人权”的批评和反对，重视“人权”的公明党对此也不赞同。加之，日本已有相对完备的《灾害对策基本法》。该条款具体将包括哪些实质性内容，需要继续跟踪关注，有关延长国会议员任期等内容审议通过的难度不大。

无论是从目前日本国会党派势力力量对比来看，还是从国政选举的低投票率（日本尚无最低投票率的规定）来看，安倍任内完成“试修宪”或“技术性修宪”程度的修宪是可能的。这种程度的修宪不会遭遇来自在野党、舆论以及国民等的强烈抵抗，却要面对日本到底为何要修宪的诘问。对认为战后体制是“强加”给日本的人来说，就是要改变——哪怕是些微改变“强

① 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第 189 回通常国会）全记录第 1 号（平成 27 年 11 月 11 日）、<http://kokkai.ndl.go.jp/SENTAKU/sangiin/189/0014/18911110014001.pdf> [2016-09-01]。

② 参议院全记录情报第 190 回通常国会预算委员会第 4 号（平成 28 年 1 月 19 日）、<http://kokkai.ndl.go.jp/SENTAKU/sangiin/190/0014/19001190014004c.html> [2016-09-01]。

加”给日本的战后体制——从旧金山体制到战后日本宪法以及通过该宪法“强加”给日本人的价值观，自己动手修改了“美国制造”的宪法对他们来说更具有象征意义。无论如何修改“强加给日本的战后体制”，也改变不了日本因发动侵略战争失败而被占领的历史事实。这种感情超越理性的“修宪执念”被批评为近似于“无理由修宪”。

The Analysis of Japan's Upper House Election and Japan's Constitutional Revision

Zhang Boyu

In Japan's 24th Upper House election, the political force supporting the constitutional revision, including LDP, the Komeito Party and some other conservative parties, wins over two-thirds of the seats in the Upper House, after having won over two-thirds of the seats in the Lower House in 2014. The ideal timing for the constitutional revision under the Abe administration is regarded to be in July 2019. The possible “plan of constitutional revision” will be probably a slight modification adding some new articles concerning “emergent situation”, with the little possibility of revising the 9th article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technical revision”, aiming at revising the constitution through adding new articles which can be accepted by the public opinion and the Japanese people, will be probably finished within the term of the Abe administration.

日本参议院选挙と改憲の動きについて

张 伯玉

自民、公明の決党が2014年12月に行われた第47回衆議院選において衆議院の2/3以上の議席を獲得すると、2016年7月の第24回参议院議員通常選挙では、自民、公明の決党をはじめとする、大阪維新の全と日本の心を大切にする党を含める「改憲勢力」は再び参议院の2/3以上の議席を獲得した。これをもって、憲法改正という課題は国政のスケジュールとなった。安倍首相の任期内であれば、改憲課題を完成する最も適した時期は2019年7月である。ただし、憲法九條を改正する可能性は低いとされている。最終的な「憲法改正草案」は「緊急事態事項」など新しい條項の追加を主とする「微修正案」かもしれない。その性質は「お試し改憲」または「技術的改憲」である。即ち、「コア議題」（憲法九條）を避けて「周辺」から突破する——憲法に世論と国民の理解を得やすい新しい項目を「追加する」形で、「改正した」という結果を宥現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お試し改憲」または「技術的改憲」の程度の改憲なら、安倍の任期中に可能である。

（责任编辑：李璇夏）